



【烟火人间】

【窗下思潮】

【步履寻章】

老南瓜

□吴玉琴

老南瓜逐渐老透了，绛红色的皮覆盖着厚厚粉霜，色如赤金，滚滚圆圆，憨态可掬，甜味浓郁。姐姐说，知道你爱吃，特意给你留了几个。眼看着吃一个少一个，平凡的老南瓜也有了惜物之意。

初秋，青南瓜还幼嫩，摘下来做菜是挺好的。乡下的南瓜生得泼皮，园埂院墙根种那么三五棵，就覆盖一大片。有的还爬到树上、院墙上，连大石头都能攀爬越过。南瓜、冬瓜、丝瓜这类的瓜菜不易招虫子，算得上天然环保的菜蔬。母亲用擦子把嫩南瓜擦出长长的细丝，搁姜片葱段，起锅时加点醋，清炒南瓜丝，青黄相间，脆嫩微酸，配白饭及米粥皆可口。那时，每逢我办事毛糙无序，母亲总说我是青瓜蛋子。世事苍茫，想想青瓜蛋子的时光，毛茸茸的也是初涉人世，稚嫩可爱。

我最喜欢母亲做的南瓜托儿。将南瓜丝拌点面粉，撒上盐和小葱就成了南瓜糊糊，再一陀陀拍扁了，放在锅里煎，两面煎得黄黄的，就成了托儿了。这个“托儿”，很好听，念出口时会带着长长的儿音，跟我们小时候被长辈们念着乳名，娇滴滴地喊出来的那个语音很相近。“南瓜托儿——”，就是这样的。托儿比饼要小点，也没饼那么圆溜光滑，煎成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，非常香，是一种素菜和面粉混合出来的菜香，配粥当早餐，口味和营养兼备。

深秋时节，南瓜陆续成熟。第一个成熟的老南瓜非常巨大，它从夏天一直长到深秋，漫长的季节变迁中，雨水和土地孕育了丰厚浑圆的体魄，一个人徒手竟然搬不动它。霜降之后，人们把经霜的老南瓜摘回家，堆放在院墙下，窗台上。老南瓜带着时光沉淀后的烂漫安详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老南瓜的吃法很多，清蒸，炖菜，煮汤，做饼、调包子馅儿，各有各滋味。孩子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老南瓜蒸小排。南瓜切成大块，上面铺放浸渍好的小排骨，大火蒸上半刻钟。因为南瓜吸收了排骨的肉香，这道菜是极下饭的。在乡下，老南瓜一熟，家家户户少不了要煮南瓜汤。煮南瓜汤不复杂，要的是慢功夫，老南瓜的甜度、色彩、风味得到完好的发挥。我喜欢多搁几块老南瓜，煮得稠稠的、软软的，入口即化，甜糯软香。深秋的晚饭吃什么呢，多半是离不开粥和汤的。捧一碗热乎乎的南瓜汤，配几样小菜，连主食都省了。

前几日，母亲拿来几个她腌的咸蛋，蛋白很咸，蛋黄却刚刚好，剥开就会冒出黄黄的油珠，配南瓜汤来吃，绝了。我泡了一些银耳，和南瓜一起煮在汤里。银耳的质感黏稠顺滑，一方金黄一方银。煮好的南瓜银耳汤连冰糖都不用放，老南瓜自带的甜味恰恰够了。

秋天的傍晚，天高云阔，秋树林立，摆一小桌，就着夕阳西下的余晖，啜着小菜咸蛋和暖暖的南瓜汤——平凡人世的温暖，尽在这一小碗灿烂金黄。

莫比乌斯环畅想

□曲树强

在生活的角落，我们常被一些看似平凡的物件所吸引。一张普通的纸条，经由简单的扭转与黏合，便能幻化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几何体——莫比乌斯环。它没有明确的内外之分，没有清晰的边界，只有一条连续的路径，将我们引向无限循环的思索。

莫比乌斯环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它打破了我们对空间的常规认知。当我们沿着它的表面行进，仿佛走遍了整个环，却从未跨越过边界。这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：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”莫比乌斯环却告诉我们：或许可以永远在同一条“河流”中流淌，只是这“河流”已经没有了明确的起点和终点。

生活中的莫比乌斯环比比皆是。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标志，正是莫比乌斯环的形象体现。当我们把废纸、塑料等可回收物投入垃圾桶，它们并非消失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。这种循环，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在每一次的循环中，都获得了新的价值与意义。

在人际关系中，莫比乌斯环也悄然存在。我们常说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，而缘分的奇妙之处，不像莫比乌斯环一样，看似分离，实则相连。朋友间的一次争吵，看似走向了终点，却可能成为关系深化的起点。正如莫比乌斯环，一次扭转，一次连接，让原本对立的两个面融合为一。我们与他人的相遇、分离、再相遇，不正是一条无限循环的路径吗？

莫比乌斯环还让我想到了艺术与创造。在现代艺术中，许多雕塑家和画家运用莫比乌斯环的形状，表达无尽循环、对称与永恒的主题。正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，打破了传统绘画的单一视角，将多个视角融合为一个整体。莫比乌斯环的不可定向性，正如艺术创作中的突破，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另一种可能。

在科技领域，莫比乌斯环的应用更是广泛。一家轮胎公司将传送带设计成莫比乌斯环的形状，使传送带的整个表面均匀受力，延长了使用寿命。这启示我们，有时只需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就能带来巨大的效益。正如老子所言：“天下大事必作于细”，莫比乌斯环的扭转，正是这种“细”的体现。

莫比乌斯环的哲学意义更为深远。它告诉我们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。我们看似独立的个体，实则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连接的。从起点出发，经历各种变化，最终又回到起点，但已不再是原来的起点。这与庄子的“齐物”“物我两忘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庄周梦蝶，不知是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庄周，这种模糊的界限，不正像莫比乌斯环的单侧性吗？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常常执着于寻找明确的终点，却忘记了旅程本身的价值。莫比乌斯环提醒我们：人生的意义或许在于在循环中不断成长、不断发现。每一次的“回到起点”，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

莫比乌斯环这个看似简单的几何体，却蕴含着宇宙的奥秘。站在莫比乌斯环的面前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数学结构，而是一个关于生命、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深刻隐喻。它提醒我们，不要被表象迷惑，要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；不要执着于单一的视角，要拥抱多元的可能性。

莫比乌斯环，这个由简单纸条构成的几何体，以其独特的魅力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限循环、无尽可能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起点与终点不再分明，过去与未来紧密相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无限循环中的一部分，共同编织着生命的华章。

父亲的新词

□苑广阔

秋日的午后，父亲在前头带路，我们这一行人跟在后头，直奔果园。我的两个女儿，还有弟弟家的雨雨，他们对脚下这条被野草半掩着的土路充满了新奇，一会儿去追一只翩跹的粉蝶，一会儿又为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子惊呼。

果园就在老屋后头的坡地上。说是果园，其实并无甚规整的篱笆，只是些苹果树、梨树，依着地势高高低低地长着，自在得很。时值仲秋，苹果已熟透了大半，红扑扑的脸蛋儿从墨绿的叶子间探出来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丫，空气里都浮着一层清冽的甜香。父亲只简单吩咐了一句：“拣红的、大的摘，别糟蹋了树枝。”孩子们便欢呼着散开了。

他们哪里是在摘，分明是在进行一场甜蜜的探险。小手够不着，便踮起脚尖，或是央求着父亲将他们一把托起。摘下一个，也顾不得洗，只用袖子胡乱一抹，便“咔嚓”一口，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，那满足的笑，比手里的苹果还要甜。

正惬意间，雨雨却忽然扭捏起来，小脸憋得通红，跑到他爷爷跟前，低声嘟囔着：“爷爷，我要尿尿，厕所在哪里呀？”

父亲先是一愣，随即脸上的皱纹便舒展开来，那是一种想笑又强忍着的表情。他指着旁边一片茂盛的草丛，用再自然不过的口气说：“傻小子，这漫山遍野的，哪来的厕所？你就找个背人的地，就地解决就行了。”

雨雨将信将疑地去了，回来后，脸上还带着一丝做了“坏事”的腼腆。我们几个大人相视一笑，心里都明白，这孩子骨子里的那点“规矩”，是城市里一格一格的单元房和锃亮瓷砖的卫生间给塑出来的。

这笑声还没落下，我那小女儿朵朵又举着刚削下来的一长条苹果皮，犯了难。她左看右看，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搜寻不到的焦虑。“奶奶，”她跑过去扯她奶奶的衣角，“垃圾桶在哪儿呢？这个没地方扔。”

这下，父亲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摇着头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惊起了树梢一只歇脚的鸟。他走过来，接过朵朵手里的苹果皮，随手就丢在了树下的泥土上。

“你们呀，真是一群‘城巴佬’！”父亲笑着说，语气里没有半分责备，反倒充满了怜爱的新奇，“在这果园里，这果皮、烂叶子，都是好东西，丢在地上，经点风雨，过一个冬天，就烂到泥里去了，来年还能肥地呢！土地不嫌它脏，它自个儿就是地里长出来的嘛。”

“城巴佬”，真是一个新鲜又带着点儿调侃的新词。在父亲眼中，我们这些离了抽水马桶便手足无措的儿女孙辈，可不就是一群从城里来的、不辨菽麦的人么？

夕阳西下，我们提着满篮的苹果往回走。孩子们累了，安静下来，脸蛋儿被夕阳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。我看着他们的身影，又看看走在前头、背影依旧硬朗的父亲，心里忽然漫上一股复杂的情绪。那是一种淡淡的失落，为那渐行渐远的、与土地肌肤相亲的本能；同时，却又有一股暖流，为着今日这短暂的回归，为着父亲用他朴素的智慧上的这生动的一课。